

反革命分子破壞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罪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

11
5

反革命分子破壞

·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罪行**

反革命分子破壞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罪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1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

書號：385·787×1092 $\frac{1}{32}$ 開·1印張·22,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 定價：九分

32
H5

目 錄

切實加強農業互助合作的保衛工作	“廣北日報”社論 1
不能同老虎在一起睡覺	平 凡 5
——記反革命分子黃金山怎樣破壞黃梅紅旗農業社的罪行	
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富農猖狂破壞高蔭餘農業社的罪惡	
活動	聶 彬 8
接受教訓，提高警惕	高蔭餘 14
反革命分子郭成恩爲什麼能長期鑽進民主農業社進	
行破壞	大 荒 16
我們農業社是怎樣被反革命分子破壞垮台的	劉道義 19
反革命罪犯占新春破壞浣水長江第一農業社的罪行	陳建華 21
一隻披着羊皮的豺狼	陳光武 24
不能“引狼入室”	彭義揚、鄭春輝 27
反革命分子難逃人民法網	覃章田等 29
——破壞互助合作的反革命分子朱昌喜被逮捕法辦	

切實加強農業互助合作的保衛工作

去秋以來，我省農業互助合作運動有了很大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由一九五四年春季以前的一千個發展到一萬四千多個，這是黨的總路綫在農村中的一項重大勝利。爲了保衛這一勝利，一年來，各地公安機關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配合有關部門依靠着廣大羣衆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到目前爲止，已在百分之六十的農業社內建立了羣衆性的治安保衛組織，在宣傳和組織社員羣衆進行“四防”工作，保衛社內生產及公共財產的安全，防止敵人破壞等方面，起了較顯著的作用，有力地打擊了敵人的破壞活動，保衛了互助合作運動的順利發展。

但是，必須看到：隨着國家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逐步加強，殘餘的反革命分子、敵對階級的頑固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對社會主義改造的破壞活動將愈益加劇。敵人往往利用部分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不高和對互助合作政策的某些誤解，製造謠言，歪曲政策，以混淆人心，阻撓農民入社。有的設法挑撥社員和幹部、新社員和老社員、社員和單幹農民之間的關係，製造不團結；有的抓住社內的某些缺點加以擴大和諷刺打擊，動搖辦社信心；有的針對部分農民的落後心理，以合夥做生意、高價僱工的辦法，向農民散佈資本主義毒素；有的則暗中破壞農田水利，挖開塘堰田埂冲毀和乾死田苗；有的盜竊損壞甚至放火燒燬社內生產資料和公共財產，暗中殺害耕畜，甚至殺害互助合作運動的骨幹。在開展互助合作運動較先進的地

區，敵人深知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不易欺騙；於是便用兩面派的手腕鑽進我們肝臟裏進行“挖心戰”的戰術，來破壞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他們不惜採取一切卑鄙無恥的手段，偽裝積極，表現得“十分虔誠”的樣子，或者送禮物擺酒席，指使自己的妻子、女兒勾搭幹部，麻痺、收買幹部和羣衆。他們在混入社以後便千方百計地篡奪領導，竊取會計、保管、生產隊長以至社長等重要職務，利用職權、挑撥離間，製造分裂，打擊排擠積極分子和貧苦農民；故意混亂眼目，進行貪污、盜竊、破壞生產計劃，甚至進行剝削，利用公款做投機生意，企圖使農業社變質、垮台。

殘餘的反革命分子和敵對階級中的頑固分子對互助合作運動，是極端仇恨的。因此，我們必須認識這是一場劇烈的階級鬥爭，互助合作運動的每一發展，都意味着社會主義成分的增長和非社會主義成分的削弱。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就是資本主義的完全消滅，那些已被消滅和即將被消滅的階級，必然要堅決反抗，作垂死的掙扎，因此他們對互助合作運動的破壞，必然是日益加劇的。如果對這一點認識不足，就要犯嚴重的錯誤。可是有不少的幹部，却不能認清這一點，他們錯誤地認為：“農村沒有敵人了”，“富農人不多，造不了反”，在發展農業社的時候，不認真貫徹階級政策，只要“土地多、牲口好，能寫會算有本領”，不論什麼人來者不拒；而對有困難的貧農却暗中加以排斥。不少縣區辦社幹部對辦社與保衛工作的一致性，也缺乏全面的認識，單純爲了完成辦社任務，對敵人破壞不聞不問，錯誤地認為：“這是公安部門的事，與我們無關。”在公安司法機關中，也有不少同志對保衛農業社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農業社無啥保衛頭，幾塊田地還怕敵人抬跑了”，“保衛組織可有可無”。因而農村公安工作以保衛互助合作爲中心的方針，

貫徹得不够堅決有力，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具體指導。在農業社內未能迅速地建立起治安保衛組織，已經建立的也因缺乏領導，大多不能起到應有作用，甚至部分流於形式，部分社內不純情況依然存在。不少破壞互助合作運動的案件，未及時追究和處理，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放縱了反革命分子和敵對階級中的頑固分子對互助合作運動的破壞活動。

爲了保衛互助合作運動的順利發展，各級黨組織必須重視互助合作組織的保衛工作，應大力加強對農村工作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和羣衆的敵情教育，並作爲黨在農村整個宣傳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必須以當地敵人破壞互助合作組織的具體事例，教育幹部學會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去觀察問題、了解敵人在各個時期對互助合作破壞的特點和規律性，提高他們識別敵人的能力，此外還要向他們講明保衛工作和人民羣衆利益的一致性。

農村公安司法部門，必須把保衛互助合作作爲自己長期的重要任務，一切工作均應圍繞這一中心去進行。公安機關應加強調查研究，針對敵人破壞農業社的特點，結合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和生產活動，主動提出相應的保衛工作措施，報請黨委批准，列爲整個黨委辦社工作的一部分，統一安排下去。公安司法部門對破壞互助合作運動的活動，必須密切結合當前的對敵鬥爭及時給以嚴厲打擊。對於農業社中發生的事件，不論是政治性的破壞事件，或是其他破壞事件，都應該積極追查和嚴肅處理；對於已經破獲的政治性案件，法院應依法迅速處理，並應選擇有典型教育意義的重大案件，大張旗鼓地加以處理。今後我們在工作中，不僅要看到來自敵人的直接破壞，而且要善於發現隱蔽的敵人；不僅要捉住兇手，而且要找出幕後指揮人；我們發現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要細心識別究竟是由於

缺乏經驗所造成的，還是有意的破壞；聽到不滿的言論和謠言，也必須區別其性質；發現某些農民想退社，也必須弄清，是由於本人覺悟和認識差還是敵人在背後挑撥破壞。只要我們工作深入細緻，認真調查研究，發動和依靠廣大羣衆，任何狡猾的敵人都一定會被發現和撲滅。

必須正確貫徹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鞏固地團結中農，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剝削。在互助合作和農村一切組織中，均必須樹立貧農的領導優勢，任何不依靠甚至排斥貧農的現象，必須堅決糾正。對已經混入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應堅決清除，現有農業社未進行清理者，應結合其他工作繼續清理完畢。對於一般偽軍政警憲等人員如他們表現老實，勤勞守法，經社、組員同意與上級批准，可以留在社內，但不能讓他們參與領導和擔任任何職務。在清除不純分子時，必須嚴肅慎重細緻研究，在提高羣衆認識的基礎上進行，既不能讓一個不應入社的分子混入社內，又不應把一個要求入社而又可以入社的農民拒於互助合作組織之外。同時還必須在黨委統一領導下，作好對新入社成員的政治審查工作，嚴格掌握社員條件，防止壞分子混入。爲了適應今冬明春農業社的大發展，此項工作從醞釀建社和擴大建社時起，即應開始抓緊進行。對擬轉社對象應結合對互助組的整頓工作切實加以審查，弄清每個人的情況；對不應入社者，事先應該心中有底，結合辦社步驟，經過羣衆同意和上級批准，即不准他們混入合作社。

建立與健全農業社內羣衆性的治安保衛組織，加強對鄉、社治安保衛組織的領導，充分發揮其作用，是加強農業社保衛工作的重要關鍵之一。農業社內部必須建立相適應的治安保衛組織，現有社內尚未建立者，應即結合中心工作，在黨委統一

佈署下，迅速建立起來。已建立的治安保衛組織中的某些人員，由於兼職過多，確實不能起作用或因其他原因不適於作治安保衛工作者，應予以調整或撤換。在農業社內建立治安保衛組織應採取與建社同時建立的方法，根據建社計劃，公安機關提出結合建立治安保衛組織的計劃，列入整個建社計劃之內，依靠全體辦社幹部將社內保衛組織建立起來，並須將治安保衛人員的條件、任務、領導關係及建立方法交代清楚，使之切實為全體辦社幹部所掌握。與宣傳建社的同時，宣傳建立治安保衛組織的重要意義；與挑選社幹的同時，經鄉黨支部、鄉治保會研究挑選對象，在醞釀建社過程中加以鍛煉和考驗；在建立社內其他機構的同時，民主產生社治安保衛委員會。縣公安機關和區特派員應在適當時機召開全縣全區性的片鄉或小型座談等會議或代表會，通過研究分析敵情，總結工作，交流經驗並予以提高；還可巡迴檢查，表揚模範，及時用簡明易懂的通報形式，加強對鄉、社治安保衛組織的具體領導。鄉治安保衛組織要把保衛互助合作運動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具體幫助社內治安保衛組織建立與健全各種制度，開展經常工作，組織和領導羣衆協助政府公安機關加強對被管制分子的管制工作，以維護整個社會治安。（一九五四年八月三日“湖北日報”社論）

不能同老虎在一起睡覺

——記反革命分子黃金山怎樣破壞黃梅紅旗農業社的罪行

平 凡

反革命分子黃金山，兵痞流氓出身，參加過一貫道，是黃梅縣大惡霸黃海棠（已槍斃）的忠實爪牙。解放前，他倚仗黃海棠的

勢力，糾合一批流氓打手組織“鎚頭會”，自己並參加偽自衛隊，在鄉裏橫行霸道，欺壓羣衆，羣衆稱他爲“鎚頭虎”。解放後，惡霸黃海棠被鎮壓，黃金山爲了隱蔽自己的罪惡，混入城關手車工人工會竊取了主席的職務，後因敲詐剝削手車工人被開除。

像黃金山這樣一個窮兇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怎麼會鑽進紅旗農業社裏了呢？紅旗社的前身——周三老互助組建立時，組員們認爲他一不是地主，二不是富農，又積極要求參加，就准許他進來了互助組。一九五四年元月周三老互助組醞釀轉社時，他又僞裝“積極”向建社幹部說：“我老早就想入社，現在走大家富裕道路的時候可到了。”就這樣，他隨着又混進了紅旗社。入社後，他時常在駐社幹部和社長面前說“積極”話，出主意，生產上也表現很好，幹部都感到他很“進步”，“能力強，辦法多”，經領導推荐、社員選舉，他又當上了社務委員和生產隊長。

這個反革命分子在社內站穩了腳根以後，就開始了罪惡的破壞活動。首先是鑽空子，找缺口，挑撥離間，破壞團結。去年秋季，紅旗社擴建時，因爲前正社長余小先（黨員）在領導生產上有些缺點被改選爲副社長，原副社長周三老（黨員）選爲正社長。黃金山抓住了這一機會，在周三老面前說：“你當正社長，社員都很擁護，就是怕余小先不服你領導啊！”反過來他又在余小先面前說：“你費了一年的勁，正社長還是讓給了別人，這就好比是張士貴，有功受罰，無功領賞。”社內有幾戶貧苦社員，黃金山在一些家庭生活較寬裕的社員中說他們是“社內的累贅”，並有意對這些貧苦社員肆行諷刺，使他們感到“人窮志短”，在社內不敢說話。貧農社員黃細毛是辦社最熱情的，爲人忠誠老實，他的愛人陳銀鳳在社內也很積極，黃金山就指使自己的老婆拉攏幾個落後的女社員罵黃細毛家是社的“親生子”，工作幹部在黃細毛家了解社員的思想情況，他們一看到就

加以護駕，企圖不要黃細毛、陳銀鳳與幹部接近。在駐社幹部面前，黃金山不僅耍兩面手段，還使用威脅的手段。他對駐社幹部唐茂明說：“在這裏你聽我的話總不錯，縣委到社裏來，我就說你很好，否則我就要告你，原先老葉（駐社幹部）在這裏就是我在縣委面前說些好話，而得到提拔的。”

破壞社內農業生產，動搖以農業為主的經營方針，這是反革命分子黃金山進行破壞的另一手段。紅旗社很多社員會推手車，去年社內進行冬播時，他說：“兩粒麥子曉得靠不靠得住，不如去推車得現的還好些。”他提議不搞冬播去推手車，後經多數社員反對，才制止了。但他還不甘心，經常在社內說：“這（指農業生產）有麼搞頭，不如推車天天總有肉吃、有酒喝。”在他的刁唆下，許多社員私自跑出去推車，大大影響了社內的冬季生產，使冬播作物沒有種好，今年夏收作物，嚴重減產。有少數貧苦社員因生活困難，他就唆使他們找社要吃的，睡着不生產。

造謠中傷也是黃金山一貫使用的一種破壞手段。遠在前年還是互助組時，黃金山就惡意編唱“互助組，好是好，一天吃不到三個飽”，“一天互到黑、互（糊）不到一條橫轍（嘴）”等反動歌謠，以打擊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積極性，想把互助組搞垮；去年冬天紅旗社按國家計劃要求，播種了四十多畝油菜。後來由於幾次寒潮，被凍死了一大半，夏收時，減了產。他就說：“這是因為相信政府的話；不然，今年怎麼沒有吃呢？”妄想挑撥社與政府的關係。

六月間紅旗社內開展以生產為主的“三查”運動，在尋找生產沒有搞好的原因中，社員們揭發了黃金山的破壞行為，才暴露出黃金山的真臉嘴。

為什麼反革命分子黃金山鑽進紅旗農業社進行破壞長期沒有被發覺呢？當然不是幹部對黃金山過去的反動本質不清楚，

而是把這個反革命分子當作成“自己人”，在發現他的破壞活動時，也只看作是“思想落後”只進行教育。到教育數次還沒有多大改變時，還認為應耐心教育。黃金山在社內的破壞活動，有部分社員早已發覺，並已開始注意，曾在背地裏說：“社內有一塊大石頭壓在頭上”，“壞人當權，我們有話也不敢說。”但社裏幹部還認為這是部分社員與黃金山鬧意見，並說黃金山是“順毛人”，只要多鼓勵，是能為社辦些事的。反革命分子黃金山破壞紅旗農業社的陰謀活動已被揭穿，並已依法判處徒刑兩年。這說明：任憑敵人千方百計，終逃不出人民的手掌。但“不能同老虎在一起睡覺”的教訓，還是必須吸取的。

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富農猖狂破壞高蔭餘 農業社的罪惡活動

聶 彬

最近，在湖北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蕪湖縣新鋪鄉高蔭餘所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裏，揭發了不法富農及反革命分子的陰謀破壞的罪行。這件事再次給人們以深刻教訓，正如社長高蔭餘所說的：“過去睡在鼓裏了，盲目樂觀的麻痹情緒是多麼危險、可怕！”

高蔭餘所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是黃岡專區農業生產合作社中的旗幟之一，自一九五二年建社以來，在黨的領導和培養下不斷前進，給全區農民、特別是蕪湖縣的農民走合作化道路以很大的鼓舞。不法富農及反革命分子把這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當成眼中釘，互相勾結，採取“鑽進肚皮的戰術”，進行陰謀

報復破壞，企圖摧垮這個社，摧垮我們的旗幟，以達到破壞國家對於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目的。

偽裝起來，鑽進農業社進行破壞

混入高蔭餘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不法富農高蔭助父子、反革命分子高仲達、高保元一夥的歷史都是罪惡累累的。

不法富農高蔭助和他的兒子高松生，解放前勾結偽保長和地主惡霸，一貫欺壓剝削農民。

解放前，高蔭助一向管公田和出租土地，每年收租穀八十多石，僱工種土地十二畝，經常以五百多元銀洋放“瓦溝亮”（晚上借的錢到天亮就要加一的利息），高利盤剝農民。多少農民在高蔭助的殘酷剝削下家破人亡！貧農高吉安의哥哥被高蔭助逼債自殺死了，高吉安被債主剝去了衣服，逃跑出外，數年不敢歸家。高蔭助在土地改革中劃為地主成分，後因狡猾的高蔭助採取卑鄙手段，軟化、收買了鄉主要幹部，覆查時漏網了。

罪犯高仲達是個作惡多端的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富農高蔭助是親房，解放前一貫投靠國民黨反動派、日本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殘害人民。該犯在解放前幹過五年偽保長和日偽聯保主任，當過偽錢糧催收員，同時是新舖鄉大惡霸地主高直先的狗腿子，管過公田，又是反動幫會漢流老五。

罪犯高保元，破產地主成分，自一九四三年起先復當過兩年多偽保長、甲長，迫害過不少農民，農民高炳方曾遭受過他的拷打。該犯反動成性，解放後仍不悔改，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先後兩次盜竊國家倉庫糧食，有一次盜竊的糧食竟達一千三百斤，經國家機關查覺後，將該犯逮捕判有期徒刑，刑滿後釋放。

這些不法富農和反革命分子，一直偽裝積極，騙取信任，

利用我們的人警惕性不高混入了合作社，鑽到我們的肚皮裏來。他們爲了打入農業生產合作社，採取了先混進互助組再鑽進農業社的辦法。他們就是利用這個辦法，在一九五四年乘高蔭餘農業社由二十二戶擴大到六十六戶時，混進了農業社的。

進社初期，他們一方面仍然表現的很“積極”，另一方面，他們利用已經取得的合法地位，開始進行篡奪領導權的罪惡活動。他們在社員中散佈什麼“沒有文化，沒有生產經驗，不能領導好社”等等謬論。高蔭助有“生產經驗”，他的兒子高松生有“文化”，高仲達、高保元也有“文化”。當時，我們某些辦社幹部竟“看中”了這夥別有用心的人，把他們當成社裏“骨幹”來培養，認爲他們“積極”“能幹”。敵人得逞了，不久，高蔭助當上了第四隊的生產隊長，高松生當上了會計、團支部書記、俱樂部副主任，高仲達在第四隊當上了記工員，高保元在另一個隊裏也當上了記工員。

哪怕敵人僞裝的再巧妙，是蒙混不過廣大羣衆的眼睛的。社裏不少貧農在解放前受過高蔭助、高仲達、高保元的壓迫和剝削，階級仇恨是忘記不了的，對這夥階級敵人混進社內並竊據重要職務表示不滿，並批評社裏領導人員“忘記了貧農”。

他們破壞花樣是什麼呢？

向黨團組織進攻，破壞社裏團結

高蔭助、高仲達、高保元一夥，當着高蔭餘的面，事事擁護奉承高蔭餘。每當社裏總結工作時，他們一夥人異口同聲地用甜言蜜語說：“社裏這些成績，是社長領導有方……”可是背過臉來，就吐箭傷人。高蔭餘按照黨的指示給社裏黨員上黨課，第一次上黨課前，高蔭助指使他的兒子高松生在黨員中無事生端地進行離間，暗地對一些黨員說：“最近社裏有些問題，

社長想把責任推到你們黨員頭上；麼事上黨課，就是整黨員。”這還不算。社裏有兩個磚窖，高蔭餘同志經常到窖上了解生產情況。高松生又鬼鬼祟祟地到窖上對燒窖的社員說：“社長到窖上來，是窖上出了問題。社長說窖上的人都不是好人，要一個個處理。”這引起燒窖的社員情緒不安和對高蔭餘同志不滿。高蔭助還用了更陰險的手段挑撥黨員與社員羣衆的關係。今年五月間，高蔭助盜竊了社裏小麥，他爲了掩蓋自己的罪惡，對四隊社員說：“我們第四隊就是吃了三個黨員的虧。第三隊沒有黨員，留糧食就比我們多。”他並惡毒地咒罵黨員是“害人精”。

高松生在入社以前就騙取了青年團員的稱號。入社後他又竊取了社裏團支部書記的職務，從青年身上下手，達到破壞合作社的目的。首先，破壞社裏團組織的組織生活制度，他經常不居好心地對團員們說：“過組織生活的目的是要積極生產，不過組織生活也能積極生產，何必過組織生活耽誤時間呢。”團員之間在組織生活會上開展正常批評，高松生指責團員說這是“沒有事幹”，“吵架”。社裏團組織就這樣逐漸渙散下去。

挑撥離間，打擊貧農，篡奪領導權

高蔭助父子高仲達、高保元這一夥，千方百計地在政治上打擊貧農，破壞貧農在社裏的領導地位；在經濟上損害貧農的利益。另一方面，破壞中貧農的團結，動搖、引誘中農離開合作化道路。他們處心積慮地破壞黨的階級政策。他們打擊貧農也是採取兩面手法：當貧農的面，僞裝的很關心貧農的樣子，還有時對貧農說，你們有什麼困難，可找我們從社裏解決，或者我們私人解決也行。他們對貧農真有這樣的好心腸嗎？看，背了貧農的面，他們竟猖狂到了這樣的程度：到處搜集貧農的“材料”，明目張胆地向社委委員、黨支部書記高士元提出六戶

貧農的名單和“意見”，要開除出社，他們給這些貧農的“罪狀”是：“沒有以社爲家”的思想，光找社裏借錢；“不服從領導”，光在社裏“鬧意見”。當時社的領導人員沒有接受這些傢伙的“意見”時，高蔭助還惡毒地對一些貧農社員進行人身攻擊。他千方百計地打擊在土地改革中曾經訴過他的苦的、工作積極負責的第四生產隊副隊長李俊國，甚至挑撥他夫妻關係。李俊國受到打擊後，第四隊就完全爲高蔭助、高仲達所把持、操縱，貧農社員的利益受到了更沉重的損害。排工上，農忙時，重活給貧農社員做，輕活給他們一夥人做；農閒時，有活不排給貧農社員做，排給他們一夥人做，讓貧農社員閒着，得不到收入。記工上，高蔭助掌握，高仲達執筆，經常少記貧農的工。貧農社員李俊國有一個月比高蔭助第二個兒子高啓明多做了十九個勞動日，結賬時，兩個却是一樣多。去年冬季第四隊貧農女社員挑堤賺的五十斤米，高仲達一次鯨吞了。當青黃不接的時候，部分貧農社員生活困難，向社裏支錢，高蔭助、高仲達就乘機在中農社員中進行離間活動，說：“貧農把合作社的錢借光了，中農又吃了大虧。”

破壞生產，企圖搞垮合作社

高蔭助、高仲達、高保元破壞高蔭餘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另一毒辣手段是破壞生產，圖謀從根本上搞垮農業社。

今春社裏開展積肥運動時，高蔭助在大會上一再表示服從領導，爭取超額完成積肥計劃，還提出條件向其他生產隊挑戰。當真的高蔭助是這樣積極嗎？不，這是當着廣大羣衆的面僞裝積極，耍的騙哄我們的花招。看！第二天，高蔭助將第四隊社員積的塘泥偷了三百担以八元價值賣給單幹戶了。今年插小麥田裏秧時，由於撥秧苗分蘖能力低，社裏決定不分蔸插，保證

增產。竊據生產隊隊長職務的高蔭助，故意叫喊秧苗不夠插，強要社員分莧插，結果第四隊十二畝小麥田都分莧插了，造成減產一千多斤稻穀的損失。正當春耕中插秧割麥兩頭忙的緊要關頭，社裏動員全體社員全力投入插秧搶火色，爭取增產豐收，陰險的高蔭助、高仲達、高保元抓住這個“缺口”，大肆在社員中宣傳“搞農業不如搞副業”的資本主義思想，串動了一部分社員丟下了農業去搞副業，結果使一部分水田未能及時插秧，據現在估計，要造成減產八千多斤稻穀的損失，今春，高蔭助將合作社好豆子種籽偷換成不發芽的壞種籽，幸虧發覺及時，才免受損失。

貧農和中農社員，一年到頭辛勤勞動，爲了合作社增產增加收入，擴大合作社經營能力，改善自己生活，支援國家建設。可是，竊據會計職務的不法富農分子高松生，掌握全社經濟大權，和高仲達、高保元勾結一起，對合作社財產和社員勞動所得大肆進行貪污盜竊，造成合作社在財務經營上困難，吸吮社員血汗。去冬今春，合作社由高松生、高仲達等掌握幫新舖糧店加工大米，他們一次貪污盜竊一千三百斤大米瓜分了。高松生獨自貪污加工費一百零三元，貪污賣柴炭錢二十元，剋扣貧農社員余銀松勞動收益三十二元，詐取貧農社員現金七十元。高保元也利用記工的便利，去年修堤時，貪污社員工資四十元。高蔭助今春盜竊合作社小麥二百多斤，豆子種籽四十斤。

破壞統購統銷，歪曲黨的政策

高蔭助、高仲達、高保元等的破壞活動，還不僅僅只限於破壞一個高蔭餘農業生產合作社，他們還針對着黨的各項中心工作和各種重大措施進行破壞。今年四、五月間，糧食供應一時緊張，他們就大肆製造謠言，煽動人心，並阻撓破壞整頓糧